

心窗
片羽

有毒的故事

□朱朱

美剧《绝命毒师》讲了一个毫无存在感的中年男人怀特一步一步变成制毒大佬的故事,他的本性没有十恶不赦,只是想付得起医药费,再给家里人留一笔钱。经过他不懈地努力,终于在第62集里完成了这个大任务。

看这个与毒有关的故事的同时,想到任何故事其实都是有毒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有毒兼解毒的过程。金庸小说里比武常常有,明里打不过,就暗里下毒,往武器上抹毒,在食物和酒里下药是武林和江湖的家常便饭。更远的古希腊神话中,下毒更是明目张胆,三头三身的女神赫卡忒把自己投毒的本领教给了喀耳刻和美狄亚,令两人成为精通毒药之术的大师。喀耳刻在爱上了奥德修斯以后,为了把他留在身边,用毒药把随行的船员变成了猪崽。再比如,善妒的美狄亚为了伊阿宋,用下毒的方法犯下了许多罪行,在伊阿宋离开了她以后,更是用毒摧毁了一切,甚至还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根据神话的叙述,喀耳刻使用的就是天仙子、曼陀罗或是颠茄。

除去神话故事外,古罗马的历史中,用植物下毒似乎已经成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接受,成了权谋和死亡游戏的一部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毒药的历史得以延续,波吉亚和美第奇等以用毒而闻名的家族家喻户晓,常见的毒药已经很容易被发现和识别,植物毒药失去了自己的“专属”特征。与此同时,工业时代的迅猛发展标志着分子化学降临,砷、水银、铅与颠茄、天仙子、毛地黄结合在一起,毒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个制冰毒的怀特,本职工作是化学教师,制毒的速度超越了专业干坏事的贩毒分子,11个星期就赚够了两个孩子成长为家的费用。

“一切都是毒药,一切都不是毒药。一切都在于剂量!”这是法国著名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提出的观点。这话不仅仅是指真正的毒药,任何人性里的妒忌、骄傲、倔强、隐忍,适量可以磨炼心智、成就未来,假如一根筋死磕到底,势必会成为自己或是他人的毒药。世间万物相生相克,毒性首要的目的就是自我防御,这是防御策略中的平衡问题,也是生命形式能够在时间长河中恒久存在的基本保证。比如捻羚羊最喜欢吃的金合欢在被啃食后,短短几分钟就会分泌有毒的单宁。如果捻羚羊不想因碰到其他金合欢而中毒,就须逆风而行,因为那些下风口的金合欢早已通过一股不动声色的乙烯气味收到了警报。

同样,人又是这世界上最聪明的物种,任何一种致命情况的发生,势必会催生出解决的途径。了解中医的朋友知道,中国传统中医讲究的是君、臣、佐、使彼此相互配合,讲究阴阳相配。李时珍说过,药有七情,即独行、相须、相使、相恶、相畏、相反、相杀。是药三分毒,每一种单方合理搭配使用,才能祛除邪恶、扶持正气。

长夏的记忆
李芸

井水里的星星(外一首)

□马智友

那时小,井水里的星星
也很小。亮亮的,离我很近
屏住呼吸,我用和钓鱼一样的手法
在钓钩上穿上天真的诱饵
钓星星。不同的是
见到诱饵,它们游走了

井水里的星星只有几颗
是天空一不小心掉进来的
它们浮子一样浮在水上
一开始有点摇摇晃晃
和井的束缚做着斗争,差一点
就打翻井底的天空

现在遇到这些星星,会不会
因怜悯去垂钓。我的手
已抚摸过鱼腥、刀光和污垢
我要等天黑下来,一个人悄悄去

玩水记——写给外孙女

水是最好的玩具
三岁外孙女要把衣服弄湿
她拿的水枪,让人想起江湖
对准的人刚刚抱了她
准备好的中枪夹杂浪花的笑

嗨,小孩,不亲热的人
从你身边走过,阳光迟迟不肯
有彻骨的耀眼。你转过身
喷了喷空气。无意间
石缝里的草得到浇灌,它们
刚被一对恋人亲吻过
有毛茸茸的小嘴

风吹动涟漪,一湖水
装满一个夏天,也吞没了
一个秋天。我看
一艘光亮晶莹的船,正在远方

我的觉醒年代

□马国福

1992年,我在一所不起眼的乡镇中学上初三,课余文化生活很贫瘠。村里一年到头偶尔放一次露天电影,有如过年般让大家兴奋激动。

那时,二姐在一所离家20多公里的山沟中学教学。她住校,每周五下午黄昏时从学校回来,周日下午返校。一个周五晚上,放学后,有同学奔走相告:“今晚要在村部的院子里放露天电影啦!”喜讯像鞭炮一样在每条巷子里炸裂开来。放映员还没有从县城里把片子拿回来,但整个村庄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盛大而又甜糯的节日气氛。

回到家,姐姐铁青着脸检查了我的书包和作业,像法官一样命令我不准去看电影,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每况愈下的成绩。我一意孤行,非要去看电影不可。她再次警告我说:“你试试看,不信我管不了你!”那时候已经叛逆的我,根本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趁家人吃饭时,悄悄溜出去看电影了。天已黑了,我吹着口哨,口哨的回音飘荡在刘家村凛冽的夜空。

那晚电影的名字我早就忘记了,但看电影时沉浸其中的满足自己对外部世界好奇心的场景和心情,我一直记得。电影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心情格外沉重,原本十几分钟的回家路格外漫长,这是我一个人的孤独“长征”。那夜一场暴风雪不可避免地降落在我家院子。

我刚进家门,姐姐就冲了出来,一把揪住我的领口,像拎小鸡一样,用力拽住我,往家门外拖。我死活不出去,脚牢牢地蹬在地上,身子倾斜,手用力

抱住屋檐下的柱子。她一手揪住我的领口,愤怒的火焰喷薄而出,火药般的责骂呼啸而来。屋檐下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形了,完全失去了一个姐姐的仪态。我执拗不过,很快被她拖出门外。为了防止父母出来劝阻,一出门,姐姐就把木门从外面扣起来。

姐姐不由分说,随手从门口的柴垛上抽出一根粗壮的枝条,雨点般呼啸着落在我的腿上、胳膊上、后背上。她一手拎着我,我瘫坐在地上像陀螺一样蹿转。一根树枝被打断了,她又抽出一根,劈头盖脸地落在我身上。“你有没有为你的前途担忧过?你有没有想过,不好好学习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你有没有责任心,为父母的脸上争光?”她一边打一边骂,足足打了半个小时,我的哀嚎声裂帛一样穿过门口密密的白杨树梢,飘散在冷月下的寒风里,衣襟上、袖子上落满了悲伤、愤恨、无奈的泪水。我的身上被打出很多淤青的肿块。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内心翻江倒海。

第二个星期我收到了姐姐寄来的一封写了4页的信,正反密密麻麻写了近5000字!落款时间为1992年11月14日。她的字很硬气,如刀斧劈过。信中,姐姐深刻而又透彻地分析了农民父亲供我们上学的艰辛;全方位毫不留情地用十几个负面成语和大量排比句全面列举我的学习、习惯、自律、品德、责任心方面种种不思进取的劣迹;又因势利导地从长远分析了我

今后应该明确的理想和方向,并鼓励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文末,她还写了一首诗,我引用两节:“你洒下汗水,播种理想的幼苗;你默默耕耘,孕育成功的花蕾;你的欢笑,在丰收的麦浪里;你的疲惫,在灯下的苦战中;父母流出的血汗,是我们前进的策动力;父母的谆谆教诲,是我们渡河的小舟;今天的家庭,要我扶持,明日的面貌,你是中流砥柱!”信的最后一页背面姐姐特意注明:“希望你能保存下来,我想它对你是很有用处的。”

那封信我足足看了十几遍,如一道闪电,彻底惊醒了“像寒号鸟一样得过且过的我”,如一把利剑劈开了一条新生的路,让我从无为中觉醒;如一股风暴,打碎了我停止蜕变的封箱,让我有了新的信仰和力量。我不再浑浑噩噩混日子,不再随波逐流在差生群中迷失自我,不再无所追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渐渐地,自律、进取、好学、勤奋出现在我的成长词典中。

30年过去了,我从青海乐都到古城西安,从古城西安到江苏南通,来回奔波辗转数万公里,但这封信我至今一直保存着,它如一座富矿,洞察了一个顽劣少年内心的荒芜与生机,并推开了他的觉醒之门。我深知,我们吃过的苦,决定了今天脚下的路;我们流过的汗水和泪水,滋养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幸福;艰难时刻,我们疼痛过的抉择,成就了我们不一样的人生。

紫琅
诗会玉兰
一瓣